

揚州叢刻



楊
州
美
刻



揚州禦寇錄卷中

江都

倪在田子新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七年春二月疏大勝賊參領富明阿於土橋總兵鞠

殿華於四里鋪及副將陳國泰等皆酣戰盡奪沿河

諸要隘水師且燬河內諸賊舟盡騎將成明海抄之

鬪者旬日

賊以糧罄結鎮江賊壘於儀徵與官軍鬪十餘日矣

夏四月疏賊困

鬪富明阿戰土橋斬級三百成明海馳入陣奪炮台

斬五百鞠殿華亦大獲濟江之賊爲二隊水師擊之

斃亦千計六月德興阿疏揚州軍敗賊於全椒縣受

命兼督揚州鎮江諸水師益便攻注而狀益懈其

稱自七月至八月水陸攻擊或纔小勝甚者屢敗夫瓜洲之外環而立者朴樹灣三汊河大口沙頭皆見者其餘不勝錄並濱江水田汊港商民居之畧有村落壓市賊雖駐掠弗久占其屯東關此瓜洲之東關及小口者且專與金山賊結官軍壘於數十里外以索戰水師自三年後屢易其將惟都司張攀龍以力戰死攀龍憤賊追逃民上岸拒之爲賊所逐其部無一救者攀龍植矛冰上將躍歸連踰兩溝滑而墜賊遂殺之後與鍾淮並祀昭忠祠是真用命者也其他或病易矣其後李德麟黃開榜等統其軍時值東風起率令師船出擊賊詔以紅單鈎艇拖罟集於瓜洲卽有戰績而曾望顏復請僱火輪之舟

入瓜洲、欽差大臣向榮議止之

其識深遠不然長江門戶不俟異日

始闢矣開門揖盜固知明者必不肯爲也

宋晉再請以護視海運之火輪

舟入圌山關先定瓜洲乃自儀徵駛而西 詔從之

以其舟隸於德興阿議者以護運之舟纔二艘瓜洲

儀徵間江流深淺寬狹固不一慮舶大難旋折有洋人新製之小火輪舟殆可用也其說旋罷德興阿又

言宜先攻金山水陸注之亦不能踐儀徵城中雖無

賊吏不能守官役如寄治

知縣郁棨森嘗枉殺難民三十六旋死土橋飲刃亦

三十其西北三團民嘗請遙隸於六合借守禦吏議

止之秋九月 詔楊能格郭沛霖團練仙女廟霍家

橋三茅庵沙頭及濱揚州地冬十月瓜洲賊內訌然無自鬪意德興阿以聞尋言瓜洲賊將北出檄秀蘊軍還揚州株守無一策十一月江南大將福建漳州鎮總兵張國梁圍鎮江急其酋與瓜洲賊姻也約同遁更番濟十一日夕瓜洲無一賊遺民以告諸帥弗信日中乃決飛書告攻克毀其城罷瓜洲巡檢司不復設其後司吏釀金請復之易爲差缺云然賊據其地五年矣更厯三帥糜餉百萬屠戮萬計淪陷之期舍金陵無如其久者故一邑耳城廂內外方十餘里居無完瓦隴無析薪星紀一移如賊新去嗚呼弊矣而德興阿疏殺千

人平壘五力攻乃克以是荷優賞十二月德興阿自瓜洲攻浦口部眾悉發水師亦上駛揚州無兵燧

八年秋八月德興阿敗績於浦口遂入揚州之儀徵

復棄之走泗源溝又棄之走瓜洲又棄之走沙頭江

縣又棄之走五台山奔棄百數十里

德興阿自江口跳身入水師遂急都

走儀徵之泗源溝棄縣城不守又棄泗源溝托守瓜洲其時瓜洲無一堞矣遂自沙頭走五台山

布政司

楊能格治糧台聞軍潰盡移軍儲火藥於五台山聞

德興阿東更移之邵伯埭及德興阿止五台山復移

之六閭口而疏稱咨毛三元扼要守

詔嚴斥之蓋

能格托護餉名登舟走棄揚州城不守而推其責於毛三元

詔知之矣諸將富明阿勒殿華張德彪詹啟綸則自

陸路走揚州軍書令矢皆失大炮重九千斤者十餘

門皆自揚州攜以往至是沒於賊逆首陳玉成李秀成使其黨薛三元繞天長縣陷儀徵直趨揚州縱火燒民舍前鋒騎賊可七八千德興阿部復大潰遂棄揚州走仙友廟止於邵伯埭疏稱阻萬福橋以守提督周天受奉檄赴揚州未及至鹽運司郭沛霖入次飛書以求救然不能至惟毛三元固以千人屯香積寺賊不敢犯德興阿攻浦口留三元軍守揚州香積寺在城西北可二里九月初三日入揚州知府黃欽鼐江都知縣崔繩祖甘泉知縣李耀德皆走沛霖亦爲德興阿劾落職德興阿又劾楊能格罪能格罪固難辭德興阿惟劾人以自解亦非所以自罪也穴城中大掠揚州之西北與六合賊應德興阿歛其

軍及毛三元張玉良馬德昭

凡人南來皆自江援者

分營邵伯

埭使水師將黃開榜陳國瑞阻湖守而賊覬湖水涸
決渡邵伯湖毛三元盡括大炮相地勢起灣頭東至
於轉水磴又東至於陳家溝又東迤而南爲來鶴寺
又東至於六閘口又東至於蕭六堡東迤益北至於
露筋祠並列巨炮勒兵守之賊自黃珏橋進旌旗騎
卒彌望於道大酋李侍賢等披黃衣升高屋指揮促
濟羣賊呼噪於水次德興阿促炮殺之毛三元不可
白巨炮屢發則必赤赤必炸裂使賊乘之吾事裂矣
且賊猶遠炮不獲及虛擲彈藥亦無益也

凡炮至數里雖擊數

十里者亦必其近在里許七八里許者巨彈羣彈方有力過此則羣子易落巨子孤行便圓徑累尺所擊者亦圓徑之地而已三元老於軍事故論中要覈德興阿等罔及之自辰及午悍賊屢集呼者益厲三元突擊之鉛礮迸疾抉溢數里賊竟不懼涉者湧進更發更進至於七發賊猶欲進天大雷雨霹靂電始駭遁旋掠至石洋溝毛三元馳禦之賊又東掠至霍家橋皆戴竹盔腰洋鎗單衣散褲無異勇裝而深髮兇目見必擄殺焚燒淫雪其惡尤酷故賊一過而四野蕭然其避賊者至於天長六合遠計百數十里必東渡葛家莊甘泉縣治南渡霍家橋乃免禍守河將校王敬堂哈連生更厄之王哈屯霍家橋河謂逃民

間賊謀盡拘渡舟勿使濟以故腹背急擠而溺者又千計然賊卒

不得渡湖西清淮下河皆無恙則毛三元力也江南

總統張國樑聞事急親赴救慮賊入下河分軍口岸

泰興縣治丹徒府治中間

揚州

三路箕張進十二日總統

至仙女廟督作浮梁躬舉巨木以倡且曰吾俟賊平
一面 聖君卽去髮披緇不與人事矣蓋自向榮卒

代者和春鹹之甚畫策並不聽戰則驅以勝賊總統

知之恫乎有餘憾焉而賊固憚之聞其至遽斂隊遁

留揚州者特零賊十四日浮梁成翌日昧爽總統揮

軍濟至於東關有賊署於堞總統叱戮之士卒浮濛

入賊立遁是日總統入揚州遽啟西門去丙夜過儀徵十七日次陳板橋儀徵治賊佯拒戰俄遁去總統軍次儀徵界西卽六合事在六合故不序俄而別賊陷溧水縣和春急檄總統以軍南總統返揚州立濟江去當賊覆金陵六合拒守揚州西北無烽火者且六年及是城陷秦檻大儀之間皆賊跡揚州之北門不啟矣然總統南渡時使成明以兵攻六合留馬海曙任揚州事別檄川廣滇黔江楚諸兵勇起高郵次三汊河沿流作屯舡板紅單之舟鱗泊河內表裏啣接總沙河漕河邵伯湖勢據之後之至者踵

其制漕河之南永無賊夫非總統之賜歟宜其家戶而戶祝也時帮辦總兵鞠殿華自縊死

殿華粗猛以細故橫杖其

巡補官死繼而悔懼遂

德興阿以褫職領軍事

詔

擢毛三元爲帮辦副德興阿

聞之樞臣議舉提督總兵官副德興阿三元自

大沽協副將轉大名總兵名在開列之單中章京蔣超伯見之不覺聲出樞臣問故曰吾揚州人聞兵事

此固拒賊二十七日者也樞府以告遂被寵命聖主任能不疑之烈也

成明次儀徵

德興阿使返揚州戒勿進又欲使江南援將馬德昭

守瓜洲

瓜洲無城何以守且居揚州儀徵之腹內何待於守也

不果周天培自

福建先使其將自杭州援揚州又使陶茂森來隸於

德興阿十一月賊復犯揚州掠秦檻過大儀揚鋒直

至馬德昭獨任戰守置地隧浚西北門濠自屯於館
驛前地名慮賊窟五臺山屯急使燒之賊缺去此壘故毛三元
所屯擅要害時移仙女廟故德昭使燒之比賊至壘已燼故缺去十四日賊大掠甘
泉山德昭禦之手長矛令旗驅部出勇卒躍城下守
備白裕民等統之迎賊騷狗山鎗彈四擊屆一時許
賊步隊遁馬賊蠭至衝突山際數再四走德昭升望
之曰是必趨三汊河矣麾逐之至八里鋪雨如注官
軍衣皆盡濕畏德昭令不敢亂賊去乃得息明日艇
師運火藥至及寶塔灣賊乘其淺攢曳之德昭救解
是夕雨益驟賊夜襲城攀而上者指及堞矣守者驚

研之因大呼炮矢雨發乃遁去至是不攻城分掠村落德昭頻逐之一日方按堞數賊匿城外高樓中鎗擊之丸透乎堞距德昭衣尺寸耳迄不懼賊更穴樓中將入火藥爲齧翻德昭望其勢益浚濠置地聽以拒之已督士卒焚其樓盡壞附郭諸民室賊計折其先攻三汊河者詹啟綸禦之排鎗雨擊自午及申霆發不絕亦以德昭馳救解賊更掠葛家莊謀渡邵伯湖王萬清以大將軍炮擊之故毛三元所植者至是利焉賊知四守不得入壘於儀徵縱掠不肯去德昭襲之陳家集縱橫決盪斬七八百級生俘數百人大

敗之

賊方縱掠官軍猝至
賊不及陣遂大敗

當是時賊乘六合勝專注

揚州其鋒十倍卒不得逞德昭力也

德昭四川人起

家行伍能戰善守御軍尤有律騷狗山之戰居民見

其魚貫出旌旗劃列步伍森嚴忻其必勝賊遁後所

部無一人出採樵者軍律冠時矣然賊掠揚州者幾

匝月公道橋黃珏橋槐子橋陳家集劉家集三里庵

晏家營近而西門雷塘鄉瓦窑鋪胥爲賊跡總統張

國樑躬以親軍至責德昭不急戰免其冠俄復之賊

亦遁總統濟江去

德昭仍官大名鎮

惟啟綸者固劇盜林鳳

翔之走連鎮也潰賊數千降將拔一人統之啟綸超

伍應遂假六品銜爲營校一軍驍甚刀槊皆飾銀民則以長髮勇呼之旋從德興阿走揚州止於三汊河分其部爲六起起五百人爲三千人號忠義勇初無軍服斂掠強迫沿賊習民特苦之

九年四月賊復掠儀徵趣揚州直突至五臺山三汊河勢深入總統張國樑使張玉良與馬德昭任城守因並擊之大小數戰旬日賊遁德興阿再自揚州攻六合不能進和春劾其狀 詔罷德興阿使和春舉謀勇之將以代之於是江北不設帥和春總其事而以帮辦大臣張國樑爲江南江北總統並毛三元成